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胡澄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八

宋 釋普濟 撰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趺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
趺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
泗州大聖為甚麼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
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
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
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
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
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
鄧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
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賣路者畢集
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
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峯續燄少室流芳大
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

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
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
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
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為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為祖瑋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為山家
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
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

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
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螻吞大蟲
咄上堂雨下階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
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
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
落方知道寬廓嘆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

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
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
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
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
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
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

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
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
餅貯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
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趯倒餅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
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
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

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
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
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
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
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
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
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覲面擎來瞥然
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

兀何住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
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
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
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
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
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
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
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

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麼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

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捩已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閭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

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
元曰閒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
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
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
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
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

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
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
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
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
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

瞿曇真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

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閒舉步動乾坤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

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濶難藏月山
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境師曰
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景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
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州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
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
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
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
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
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
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
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唧蟪吞却虎六七八九

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
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
稽首讚歎道難及咦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
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
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
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

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
挂銅餅

隆慶間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虛勞力立雪
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
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
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
奉報叅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
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
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
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嘯
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

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
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
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
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
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師曰雲開
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
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
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來
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局尿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
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
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
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
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
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
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師曰靈峯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

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
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
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
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
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

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

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
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今日
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
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
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
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為你重
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
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

茶來別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
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
州權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
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
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
師搐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

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秣這箇
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
正叶通在為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
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儻分明去猶是

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
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
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膏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
亂絲卷筒絹姪坊酒肆瓦合興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
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覩見一場
懣懣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汙其口百丈野狐失

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
放華鐵牛依舊臥烟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
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
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
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
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

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
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
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
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
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
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
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

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閒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

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
之過後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
我以命則時日不言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
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鄰上同諸佛之真化下
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
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礙
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
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

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
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
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
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
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
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
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
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

剛要餞魚鼈云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
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
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墻撒手便行不
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
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
斷目師取塞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
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
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

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
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
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遊
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順世
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鶩數
雙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
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

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飽叅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

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

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
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
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
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
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
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縑白
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
心錄行于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
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
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
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
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
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

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虚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

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
住也似雪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
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
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
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
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為不平離寶
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

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
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
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匹馬單鎗投虛置刃
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
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
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
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

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
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
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
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
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
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
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

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
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
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
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
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
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膏痛劄之師乃
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

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
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
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
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
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
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
間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
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言如眼根不自見

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鉅聊且安置
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
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
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
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
絕塵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
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

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
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
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閣維日皇帝遣中使賜
香持金盤求設利藝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
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

散遠郊水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
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
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
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
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
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
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

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淞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

可觀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承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
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
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
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

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
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
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棄依草堂
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叅鼓步出經堂舉
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為印可初往曹山
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
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問闍
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

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
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
實相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
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
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
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
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

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
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
贍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
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
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
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
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竇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
後四遷巨剎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

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
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
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
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
觸髅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
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
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

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
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
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
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
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
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
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
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

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云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棲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
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
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殖萬民安豎起拄杖曰
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
門下但知隨例餐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
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
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

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已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已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著處遶天俊鵲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

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
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
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
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
宙徧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
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
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經行坐臥頭頭合

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
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
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
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
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
曲為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
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

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
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飣菜熟飣香人正饑一
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
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

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
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為而為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霈
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
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
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烟不得所以
肩筇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沈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

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
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
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
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
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
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
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
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

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

已是團團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
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
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
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
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
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

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唱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唱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遽預遣吏候於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

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抬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肩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

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為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上座

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為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

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
曰你喚甚麼作禪師薦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
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
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
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筴
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閒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
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
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

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
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
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
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至則師竟不接
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
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
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
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
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
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
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
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
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
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

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淞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
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
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
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
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
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
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

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

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
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
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
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
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

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
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
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如何是一
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唱
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

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
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
臨三十夜作麼生抵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
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師曰
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閒放下佛
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

頭頭見善財鉅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
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
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
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
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
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撓青山雲裏得逍遙飢餐
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

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
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閭浮提闔額看擊禪牀下座
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數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
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
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
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
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
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
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
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
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與前約後果及第乃
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
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異端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
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
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

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
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
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
離地大處歎曰異端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
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
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
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
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

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遊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聲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

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
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
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祗退得我院也別無事
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
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遶天意識
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
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
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

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
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
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
敲寂鐘沈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
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
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
舉前頌悅乃謂曰叅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
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

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
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
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
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順逆不
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
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
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

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壁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
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
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
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
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
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
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
子遶天鷄不度火不度水不度壚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
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
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
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
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
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

鵬落碧空上堂舉為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
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為曰一粥一飣仰曰前面有人
不肯又作麼生為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為曰逢人不
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
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
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
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
卷書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
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
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
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
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
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
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
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

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
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
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嚴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
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
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
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

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
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
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
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
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尿屁張無盡見之
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
老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
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

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
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
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鷓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
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
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
得麼上堂象骨輓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
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
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

堂寶峯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
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
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
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
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
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
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
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

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了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

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
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
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
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處曰
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

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
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
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
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
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
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
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

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
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
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
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
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

之師擬對曰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
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曰子所
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
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
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
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授子下禪

金史卷之八
卷十八
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
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青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
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
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

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
引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
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
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
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
者成羣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聞聲鼻孔

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
傳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為璿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
落一富室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
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
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為為問
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

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為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超出一日為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為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為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臂築之為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

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
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
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
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
奉行室中問崇真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
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
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

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
同于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著師提起棊子示之
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
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閣
維時暴風忽起烟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斲其地皆得
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斃子周
巾有餘又道識得斃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

斃于是甚麼閒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今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為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

滿分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淞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抵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

出時圓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
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
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
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
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
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
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歆血之功虎有起
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

後辭西歸為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襪不得如何是這圈襪師曰升欄肩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狴狴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果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

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
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狂狂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
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
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
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
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

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
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
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
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
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

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
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
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
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
外絕烟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躲躲不用鐵旗鐵鼓
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

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
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
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之
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
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
為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
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
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
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
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
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
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
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
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

牀一市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
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為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
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
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
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
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
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
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

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
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
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
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不
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
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

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
會德曰家犬聲寧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
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寧夜不休陸地行船
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
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
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
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衆
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

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謨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
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
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
十寸八兩元自半斤自然内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
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

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閒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

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泣衆有古法時以謔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筴籬無漏水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誦謔拈起舊來羶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

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又相見後大家拍
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
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
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
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
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
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
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
脩竹碧烟籠閒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
鼈今朝水拈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
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覩不
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
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

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
分縑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
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
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
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
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
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
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
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
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
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
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
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
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
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
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
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
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
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豈干虎而今

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
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
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
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

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慙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秘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

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
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
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
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
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
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
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

省曰便請末後句是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是曰
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
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
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
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
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頃通曰又道了不得公
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
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
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
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
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
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

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鑑是鐵
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
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
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為硯墨
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
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擲

一僧上法座僧惺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厠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我峩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如歸授手而

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
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
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
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聯燈

作鳥回
乾語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
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

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
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
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
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
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
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
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
靶牛曰向上事未盡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斬

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
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
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
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
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
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

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
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
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謏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

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
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
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
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
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
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
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
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

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
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
易禁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
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
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
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鞵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

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
就上打之遠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
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鉞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
須看稊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
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蠟似不
堪食東谷華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
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
拜蒸籠叅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

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擲
一擡就中金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
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忍
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
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
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
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
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
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
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
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
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同
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于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
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
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
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
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
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
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

諶謂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
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
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為他
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
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
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
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
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
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
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
知見起滅之替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
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沈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
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為之首
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

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
題于壁曰雪裏梅華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
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
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慙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
心動處乃曰祖師慙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
可慙麼會既不慙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

金剛經
卷十八
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貢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
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
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
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
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

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唌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
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
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
退喫茶去上堂老頭開一條路甚生徑直抵云歇即菩
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
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
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

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
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
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
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
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
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五燈會元卷十八